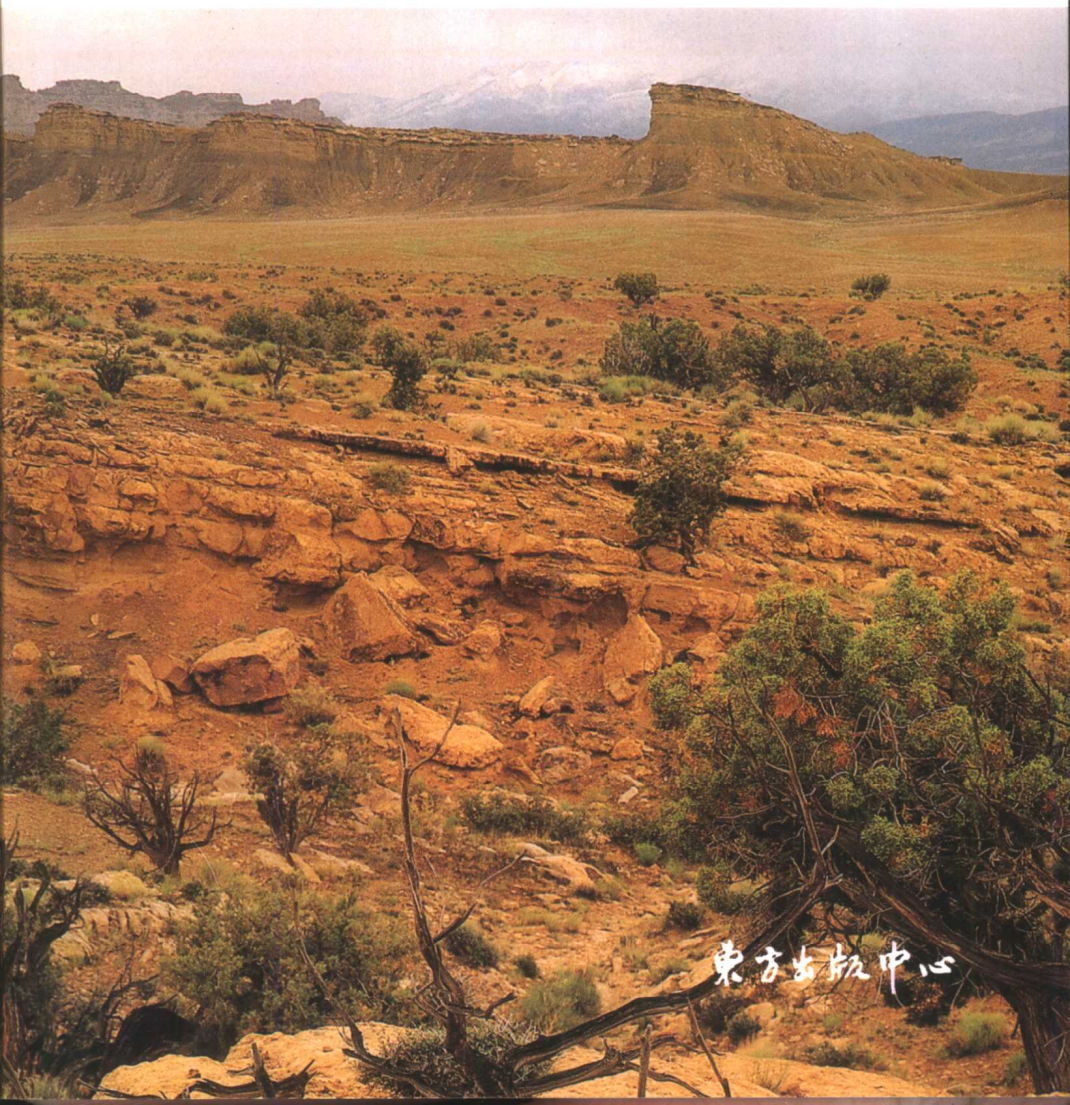


赵剑敏 著

远去的牧歌



东方出版中心

赵剑敏 著

远去的牧歌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牧歌/赵剑敏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1. 9

ISBN 7-80627-739-0

I. 远…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541 号

远去的牧歌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印数: 4,000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739-0/I·209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苍天在上，请保佑中国史学重新发扬光大，我当竭尽绵薄之力，愚钝之才，多病之身。”

这是我发的一个愿，这个愿不是发在泰山之巅，不是发在东海之滨，而是发在陋室的书房之中。

发这个愿，决不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作为一个出于史学科班的人，作为一个苦心经营史学多年的人，作为一个愿意为史学贡献毕生的人，针对历史学的现状，在有感而发。

梁启超曾相当自豪地说过：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是的，世界上唯独中国有连绵不绝的历史记录，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半出自于此，为西人所瞩目的东方文化大半出自于此。

然而，这门中国最发达的学问，雄踞世界最发达的学问，在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之后，在建立了一座座丰碑之后，以巨人的步伐从远古走向现代后，竟然跌落了，跌进非常难堪的境地，不止是奇迹湮没，不止是丰碑轰倒，简直是落花流水，悲凉，低迷，惨不忍睹。

历史学的衰败，不能简单地归诸事物的兴亡规律。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只要人存在，只要有人的活动，历史学就有它永恒的价值。而眼下史学的衰败，原因千头万绪，枚不胜举，

揭其要害，有内外两大因素。

外因，是商品经济大潮。

在中国，长久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派生了耻于言利的道德观念，派生了纯粹文化的史学观念。现今由于国力竞争的需要，提升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一向被中土鄙视的经济至上观念，以猛兽出笼的架势，西风东渐，迅速弥漫。在如此的生态环境之下，一切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学问，均成了路边衰草，明日黄花。自然，史学首当其冲，不能幸免。

内因，在史学本身。

中国的史学，原本是优秀的，其不是以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历史记录成青菜豆腐式的流水账，而是把人的鲜活生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到史圣司马迁降世，优秀的史学表现方式，被演绎成《史记》。这部不朽的经典作品，雄踞文史二坛，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打造了一个历经千载而依然生气盎然的史学传统。遗憾的是，在清初泛滥的文字狱，迫使乾嘉学派将汉时史学的附属——考据学，尊奉为史学庙堂的正宗牌位，走进不无贡献却极其枯燥烦琐的境地，使史学与大众生活所脱离，被人们敬而远之。步入近世，情况愈发地糟糕，史学蜕变为学者谋生工具，摈弃灵性，摈弃才情，摈弃大气，摈弃史学的核心——人的原生态及人的生存意义，竟还美其名曰朴学。试想，如此风干的史学，岂能再有生命力？岂能再焕发出文化感召力？岂能产生感染现世的艺术魅力？

外因是潮流，非人力暂时所能扭转。

然内因呢？内因是史学优秀道统在强制境况下的断裂，是拙于创造力的惰性延伸，星转斗移，在新的时空里，完全有可能加以改变。改变史学的表述方式，改变史学之于受众的阅读感，改变史学拿着金饭碗在做乞丐的状态。

改变得有途径，得有方法。这途径与方法，看似苦海无涯，看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其实，正在灯火阑珊处：借鉴唐朝古文运动的精髓。

六朝盛行绮丽的骈文，词藻用尽却少思辨，空虚空洞却不空灵。入唐之后，此风仍以强劲的势头雄霸文坛，直将本来抒发人之真情实意的诗文，搞成了珠光宝气的妇人衣饰，搞成了搔首弄姿的应景侍儿，搞成了文人的无聊玩物。反对者层出不穷，登临幽州台放歌的陈子昂站了出来，并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颋站了出来，接着有萧颖士、李华等一批人站了出来，呼吁反俗返古。

拥雪蓝关的韩愈，在先驱踏过的荆棘地上，标树起古文运动的大旗，借用汉以前的散体文，与骈文对抗，呐喊：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古文为手段，得道为真谛，韩愈的呐喊震动文坛。

出于韩派古文家的李翱，以“义”发挥韩愈的“道”，阐述：

“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

义深、意远、理辩、气直、辞盛、文工，李翱的阐述步步深入，具体且透彻。

还有皇甫湜，还有柳宗元，还有刘禹锡，或总结理论，或身体力行，将古文运动推向成熟，推向成功。

有人不禁要问：这是文坛的事，与史坛何干？

我的回答是：不仅有干系，且有大干系！

文、史，加上哲，原本亲密无间。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的玄谈众贤，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一人不是文中夹史，史中含文，并且满布

着哲学思辨。其文汪洋恣肆，均能让人百读不厌，掩卷长思，余音绕梁。

中国的文统、史统、哲统，三位一体，当出自一统。

将文、史、哲强行割裂开来，弄成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切断它们内在联系，各搞各的，那是学界接受了西学的影响，非中华的传统。

有人还要追问：古文运动，反的是绮丽文风，今史学之文，既是质朴无华，岂不正是古文运动孜孜以求的宗旨？

我的回答是：此话差矣！

是的，古文运动反绮丽，然其反绮丽，反的是无创意无激情无思想的绮丽，而决非反文字本身的盛工。请看，古文运动的健将，哪一个的诗文不是美轮美奂，不是天工奇设？现时的史学之文，质朴虽是质朴，然与六朝的骈文同样无创意无激情无思想，再没了文字的功夫，以致出现自己文章自己也不愿读的咄咄怪事，更遑谈让他人来读。六朝的绮丽，绮丽得走火入魔，今天的质朴，质朴得枯叶萎地，表象的两个极端，究其实质，如出一辙，拒读者于千里之外。

一个显白的道理是，文章——不管哪一家的——是让人看的，让今人看，还得让后人看。可这显白的道理，最难做，用李翱的话来说，难就难在义深理当词工的融合，不克服这个难，就无法使文章“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

让史学走出困境，唯一的良方妙药，是通过文学、哲学的帮助，重续文史哲合一的学统，重建执世界牛耳的辉煌。

史学是国人乃至世界的共有财产，应共同享用。因而，史学的撰写，必须照顾到时人的欣赏能力和审读特点。不忌讳华丽，不忌讳冲淡，不忌讳任何能和主题相得益彰的文体，不忌讳任何能充分昭示语境的艺术手段，在雅俗共赏的大前提下，焕发出各

领风骚的魅力,持久的魅力。

人是构成历史的主脉,写史,当以写人为首。

写人,得避免把人物写成残体遗骸。断简残碑上留存的人之符号,已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命的原发性。古人只是相对今人才被称为古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当是地道的“今人”,是活生生的“今人”。而整部历史,正由这样连绵不断活生生的“今人”所组成的。若吃透每个时代的风尚与特征,掌握人性亘古不变,变只是变在外观物质状态的原理,便可以今人度古人的手法,回复古人曾有的生命活力,写出灵动的人,笼罩在炊烟途尘中的人,或血脉贲张,或冰霜挂面,或春风度人,乃至笑、哭、跳、啸等情绪表现,再现他们的生活,重塑他们的风采,复活他们的精神。

写人,得写出人物心理。

写人物心理,得避免使史料与分析的结合,落入油水分离抽象概念的窠穴,而要作水乳交融的化合,在人物和时代紧密关联的基础上,以人之常情与事之常理,进行层层剥笋,写出人与社会交会产生的各种内外矛盾冲突的心理,写出人物的立体感与起伏感,使笔下的古人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自由意志的“活人”。

写人,离不开写英雄和名人。

历史倡导英雄崇拜,重视名人效应,不仅仅是记载的技术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生存的艰难状态。生存是种挑战,一种永不歇断的挑战,英雄和名人之所以被看重,正是他们遭遇了强大的挑战,在迎接挑战中显示出了人生的价值。热辣辣的生命,站在命运赋予的位置上,和自然碰撞,和社会碰撞,和自己碰撞,碰撞的结果,有成功,有失败,有气壮山河,有头破血流。不管结果如何,只有碰撞过了,生命才显出它的意义,人性才得到

张扬。整个人类就是从挑战与反挑战中走过来的，在这过程中作出特别贡献和特别行为，以至形成特别文化人格的英雄和名人，理该树碑立传。英雄和名人是不朽的，不管是正面的流芳百世，还是反面的遗臭万年，或是重新评价后的时代感，都能给遇到生存困惑的人们提供某种启示，释放为平庸生活所积聚的胸中块垒。

.....

关键之关键，得将历史写活。

活的写法，可把那个遥远的时代给“复活”。

活的写法，可最大限度地拉近古人与今人的距离。

活的写法，可直透纸背，冲击读者视觉。

总之，活的写法，是恢复史学活力的不二法门。

知易行难，要振兴困顿的史学，不是一两人所能担当的，其需要所见略同的史界同仁，在漫漫长路中上下求索，以大艰苦求索大境界，以大智慧求索大光明。

我不敢妄自称大，也不敢妄自菲薄，只以寒窗冷凳求索，历二十余载，积得一鳞半爪的春华秋实，来换一壶浊酒。

泰否相替，祸福相倚，兴亡相间，人道如此，史道也如此。

今日治史，正像苏轼《夜泛西湖》诗所说的那般：

菰蒲无边水茫茫，
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我多次写自序，然而每次写自序，总是想起李白“蜀道难”的诗句。

《堂·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也曾说：

“我写这部书虽然费心，却不像写这篇前言这样吃力。”

我深有同感。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学者赵剑敏先生近年来创作的以时代、社会与人生为主题的系列历史散文结集。

全书基于先秦至隋唐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史故实,以凝练而娴熟的散文笔法,将零落的史料赋予新的活力;通过社会关怀与人文关怀两条主线探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及人生理想的特点及其内在关联,勾勒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其中,《万世梦》、《梦释韩非》刻画人物的新脸谱,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丑陋的酒神》、《奇罕的圆》从历史人物某一重要的性格侧面,展现其一生行事的真精神。此外,《吴越风云》、《绝交的背后》、《乱世风》等同样大气游虹,深厚沉雄。

全书始终将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血肉丰满的社会人生作为视角,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作为底蕴,充盈着理性的筋骨和人文的精血;相信这对于当代面临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生存困惑的人们,都有着相当的启发意义。

目 录

自序	1
黄帝魂	1
春秋五霸	16
吴越风云	27
烽火映红粉	41
梦释韩非	56
万世梦	68
为沐猴正冠的大儒	100
群雄逐鹿	114
五虎将	131
古意写七贤	142
绝交的背后	154
时无英雄	171
丑陋的酒神	203
奇罕的圆	228

滚滚政治车轮	237
眺望终南山	257
色空非空	270
乱世风	280
 后记	 309

黄 帝 魂



陕西黄陵县桥山，六万多株古柏蕴成幽深苍远之势，东麓陵园大门上高悬一块金字匾：轩辕庙。两侧石碑分别刻镌着：武官到此下马，文官到此下轿。走近正殿大门，上面烜然四个金色大字：人文初祖。

轩辕即黄帝，这里是黄帝陵。

黄帝陵，顾名思义，是黄帝的陵园。

黄帝陵中并不曾葬有黄帝的尸骨，甚至连衣冠冢都不是，然中华民族世代代在此顶礼膜拜。

黄帝是中华神话传说系统中最伟大的政治人物，最伟大的君主，战炎帝，平蚩尤，第一个一统了天下。

一统天下不容易，一统天下的始作俑者尤为不容易。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古训对黄帝不适用，他不仅有后，而且被中华民族推为始祖，他和炎帝并称，子孙就叫炎黄子孙。子孙如今已有十几亿，遍布海内外。

黄帝的一统，在古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因此他被敬尊

为“人文初祖”。

来黄帝陵朝拜者，络绎不绝。

黄帝陵上香烟袅袅，弥久愈浓。

黄帝理该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崇，他给了中华民族无限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如雪球般地越滚越大。

无论何种历史风暴，无论何种社会动荡，只因黄帝魂的召唤，不但未能造成中华民族的灭绝，反而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契机。

黄帝，中华民族的第一位大族长。

黄帝陵，中华民族的大祠堂。

黄帝魂，衍成了中华民族魂。

二

黄帝为何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何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为何有这么大的神力？为何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人物，而其他民族就没有？

百思不得其解。

翻书，读史，特别是读二十四史，读出了堂奥。原来黄帝的传世，黄帝魂的凝成，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家有关，是他们把黄帝发扬光大，把黄帝魂融进了民族的血液里。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世界之史的史学，铸就了一个世界之史的黄帝。

在铸就黄帝的春秋中，史学大家司马迁，是个承上继下的关键人物。

三

西汉之前,黄帝的传说已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古籍也略有记载,如《五帝德》(《大戴礼记》篇名),如《帝系姓》(《孔子家语》篇名),如《春秋》,如《国语》。

史学鼻祖司马迁听传说,查古籍,考实地,相信黄帝实有其人。

司马迁写《史记》,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将他的传记作为本书的开篇。

司马迁认为,将黄帝作为实人来写,文明史上有个确凿的开天辟地的伟人,无序的历史可变成有序。

司马迁认为,将黄帝作为第一个君主来写,中国的政治史可以此开端,典章制度有个源头。

司马迁认为,将黄帝作为民族核心来写,可体现民族融合早已开始,华夏族本是个大家族。

司马迁认为,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来写,可把传说中的君主串成一线,使之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形成一个个上下承续的朝代,免得后代被含混不清的传说所迷乱。

司马迁认为,还应将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始祖来写,以此显示华夏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出于如此的思考,出于如此的安排,这位史学大师动手处理传说,动手剪裁史料,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串成一线,写成《史记·五帝本纪》。在这中国第一本纪中,黄帝成了其他四帝的血亲祖宗:

黄帝及二子: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颛顼为黄帝孙：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喾为黄帝曾孙：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矫极，矫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矫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

唐尧为黄帝重孙：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祖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不善，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

虞舜为黄帝七世孙：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